宁波日报 NINGBODAILY
2014年3月15日 星期六 网址 www.nbrb.com.cn
责任编辑/邱贝贝 电话/87682818
电子信箱/tyb@cnnb.com.cn

【思想散墨】

# 一位世纪老人的心泉

赵淑萍

面前的老人，端庄、慈祥，衣着朴素，一尘不染。当他定睛看你时，眼神还如孩童般清澈、纯净。九十九岁的他，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谈到酣处，我冒昧地提了一个要求，请他把回忆录中引用的那句话“ I will restore to you the years that the locust hath eaten （我必将蝗虫吃掉的年成补还给你们)”，用英语说一遍，他脱口而出，发音非常纯正。

老人名叫范爱侍，他的一生，颇具传奇性与戏剧性。有22个年头，他被戴上“右派”帽子，饱经磨难，在街道工厂、农村劳动，甚至还含冤蹲了一年多监狱。当年，在北京新侨饭店的平顶上，他万念俱灰，几欲轻生。但是，一种信念，让他坚持下来。平反昭雪后，他在宁波师范学院英语系任过教。1979年后，他恢复牧职，历任宁波市基督教协会会长、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浙江神学院院长等职。他是政协宁波市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第七、八届特邀委员，第九、十、十一届常委。86岁，他才正式退休。此时，离“右派”摘帽，又是22年。

我从朋友那里借阅了他的回忆录《回眸百年侍奉路》，只觉文字朴实、流畅，情真意切，令人一气读完。作为世纪老人，他的一生，是一部起伏跌宕的长篇，但他的叙述如此平和、从容。从他对生平的回顾中，你能感受到近百年中国大地上的风云，也能了解他和他的家族在近现代宁波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的祖父范三多，是太平天国后的第一代基督教信徒，创立了象山县石浦渔港教会；父亲范冕卿，是循道公会宁波教区首任华人牧师，镇海县城教会的创立人；母亲顾秀贞，创办了镇海县第一所女校（晚清期间），是镇海妇女运动的领袖。《镇海县志》中有对其办学的记载。范爱侍1940年神学院毕业后，先留上海任职，1946年始，他在宁波开明堂担任牧职。新中国建立后，他担任市基督教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文革”后，宁波百年堂率先恢复，他重上讲台。此后，他主持省、市教会工作，在杭州、宁波两地来回，殚精竭虑，直到86岁高龄。

在书的扉页的右下角，平平整整地贴着一张粉红色的小纸条，上面有他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凭直觉，这是一个向世人敞开家门和心灵的人。

于是，就有了这次冒昧的登门拜访。一切，就如我预想的那样，亲切、自然。

好多事我明知故问。因为，对书中感人的细节，我想亲耳聆听。而且，为了一种气息，那种阅读中始终将我笼罩的气息。我不是信徒，但是，对于坚持信仰，一生行善，修心、修身的人们，我满怀崇敬。他们的亲切、平和的气息，他们的那种感恩、悲悯的情怀，总是令人的心明朗、温润，如阳光闪烁在水波间，如清泉流过芳草地，如微风拂过原野。

对老人来说，生命长河里很多事，很多东西可以滤去，但是，总有一些刻骨铭心。因为，曾经有过灵与欲的挣扎和考量，有过大喜大悲。

二十四岁时，他将原名范爱仕改为范爱侍，意为“爱的仆人”或“乐于服侍人”。从此，天资聪颖、出类拔萃的他，为了这个目标心如磐石，如放弃医学院的保送，抵挡了海关金饭碗和大企业肥差的诱惑。甚至，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虽是宗教界人士，在民族立场、大是大非前毫不含糊。当年避居上海，生活拮据，却毅然谢绝一位汪伪政府官员的好意，不任伪职，拒绝去日本。解放后，他坚守清贫，同时深明大义，抗美援朝时，他组织正义游行。右派摘帽后，他怀着无限的感恩。在他与诸信徒的努力下，宁波百年堂成为全国最先恢复的一所。他受命编《教会简史》、《宁波教会志》，同时，积极为市政协《宁波文史》撰写史料。

他扶危济困，一生行善。为女丐开刀，为贫徒注青霉素，为困妇打静脉针，给贫民子弟介绍工作，甚至，自掏腰包，接济穷困潦倒的人。有时候，他的善良被人利用，有陌生人骗去钱财一去不返。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一位信徒的儿子，借口去相亲，向他借手表，表骗到手后去了新疆。从此，他过了二十多年无表的日子，在农村，他只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时候，半夜醒来，看见月光，以为天晓，急急起床。个中苦楚，只有自己知道。

但是，他始终感恩，始终宽恕，始终为他人着想。反右运动中，为了不连累众人，他自写一张大字报贴了上去。街道群众十分信任他，居然叫这位“牛鬼蛇神”在墙上手写毛主席语录，那一刻，因众人的信任他感激涕零。反右中，有人怀着私人目的诬陷他。他平反后，诬陷他的人因为道德问题被撤职。此人一筹莫展时向教会要求补助，他不计前嫌，为他说话，使他得到了补助金。那人特地寄书致歉。

最感人的是老人家中的人伦之爱。一路风雨，老人和妻子相濡以沫，不离不弃。在他下乡劳动时，妻子和长女来回十多里路，只是为了给他送一碟小菜。右派摘帽后，妻子陪他去逛街，为他买了一块海鸥牌男式自动表。归途中，妻子用了极朴素的语言“你多漂亮”。二十多年没戴表的他又感谢，又激动。“我的时间又开始了”，他说。

是的，一个阳光、善良的人，劫后得到了重生。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印证了他牢牢铭记的那句冷门经语“我必将蝗虫吃掉的年成补还给你们”。

在登门拜访之前，我曾经搜索过他的文章《自然啊，您姓什么》。老人的英文相当好，他有许多译作，也有许多著述。对他的这篇文章，国内外一些学者都给予肯定，认为该文旨在启发人们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物质领域开拓到精神领域，借以进一步寻求、探索智慧，从而深化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认识。且文笔优美，有着诗一样的韵味。与老人攀谈，我感受到了他的修养，他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他那渊博的知识让人大开眼界。

现在，老人在家，四个退休了的女儿轮流来陪他。那天，我所见到的老人的女儿，和父亲一样清秀，慈眉善目。当我离去时，她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出于礼貌，老人要摘下帽子，女儿阻止他：“爸爸，戴帽子好看，您的头发已经很少很少了。”最后，拍了两张，一张戴着帽子，一张不戴帽子。其实，一个心怀善意的赤诚的人，不论是男是女，是耄耋老人还是童稚的孩子，他们就像纯净的泉水，荡涤着人的心灵。不管外表如何，时时皆美。

【一种怀念】

# 钱罕：学古能化的翰苑奇才

沈元魁

钱罕是翰苑的奇才，欣赏他的书法，相当于细看一幅好画或静听一支好曲，有舒适幽雅的美感，是一种崇高的享受。

钱罕（1882—1950年），原名保奭，字太希，一字吟棠，慈城人。父经畲，母胡氏，他在兄弟五人中居第四。钱罕潜心经史，研究老庄，精读《新序》及《春秋左传音训》等书。钱罕平时质朴沉默，不娴辞令，但一登讲座，便循循善诱，不现倦色。1940年代，笔者师从太希老，每有书法习作呈交，他择优圈红，同时逐一指正并示范，将道理讲透。记得一次他的批语是：“学拙书宜取法乎上。先须取北魏诸碑及初唐欧、虞、褚、薛之作。”明白指示了我学书的途径。

钱罕对于生活中的遭遇往往宽厚为怀，而对朋友则信义笃实。他一度应聘伏跗室任家庭教师，不仅教学严谨，且对学生关心爱护。当时伏跗室修理房舍，场地上堆积起泥瓦石料。一学生看到这个情景，便去弄瓦走石，钱罕恐怕孩子有所闪失，便令其兄长领他回家，放假五天，等房屋竣工再来上学。常言道“书如其人”，所谓有一定的人品才情，才会有绚美的艺术作品，这是言之近理的。

钱罕的书法师承同乡先辈梅调鼎，其后广泛研习唐以前诸名碑，旁通博涉，挥毫落纸自成风规，别具情趣。书画名家赵叔孺曾称赞他：“太希天资卓绝，汉、魏、晋、唐靡不深究……太希之书因是度越前贤，所书碑版无论矣!”钱罕有大量碑志文字传世，如《孙君墓志铭》、《董君仰甫墓志铭》、《清儒林郎冯君墓志铭》、《王翁方清家传》、《杨君(璘)墓表》、《资政大夫镇海陈公墓表》、《宁波钱业公馆碑记》、《慈谿冯君墓志铭》、《西湖卍字草堂之碑》、《钱太希精品初集》、《方君选青家传》、《佛说阿弥陀经》、《跋慈谿姜本兰亭》、《序梅郝翁山谷梨衣诗长卷》等。其中《方君选青家传》一册计十三页。每页八行，每行七字。行书笔法取唐褚遂良《枯树赋》及唐《明徵君碑》，结体偏近《明徵君碑》，但比《明徵君碑》更秀逸而有清韵。书法线条如松针柳叶，活像太极功夫，看似柔弱，实质稳若泰山，这是钱罕行书的独到之诣。

钱罕是中国书法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创新者。尤其他的碑版作品中的魏体，在传统基础上更推进了一步。他的魏体用笔分别为刚硬绝断、柔软疏朗、肥圆雄浑等几种线条类型。前两种运笔，多用方型结体，后一种用笔，常以圆势造型。他那笔调和结体的有意结合，就靠书法创作的事前构思。他始终遵循《书谱》所载创作原则：“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他还特意引用大量的篆书结体入正书，来替代通俗写法，使作品增添了浓郁的儒雅气息。

钱罕的行书，在继承梅氏书风与深究历代碑版的基础上，吸取二王、褚遂良、李邕、颜真卿的行书精髓，创作构思基调是寓魏碑笔法于行书中，实质是行体魏骨。故不论何种格式的书件，大到榜书，小到如蚁细书，总是精美幽邃，引人入胜。《书谱》所言“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纤纤乎如初月之出天涯”，用来形容钱罕行书的意境，也是合适的。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过：“书体均齐者犹易，惟大小疏密、短长肥瘦、倏忽万变，而能潜气内转，乃称神境耳。”钱罕的书法创作观念与《艺概》的主张如出一辙，他的每件书法作品变幻形气，具有不同的面貌。在钱罕生活的年代里，他的书法作品虽被同时代有识之士所赏识，但在其内心深处，仍为自己的书法没能与更广阔的读者见面而深感遗憾。在《拜笔》这首诗中，钱罕吟道：“如蚁细书还自赏，擘窠大字见人怜!”嗟叹知音寥落、孤芳自赏的一段苦衷。生前，他还撰写自挽联曰：“一天到晚来坐空斋出神神竟出矣；自少至老去写大字过纸纸其过乎?”表达了砚田牢落、学海无涯的心情。

钱罕好学不倦，寝馈经史，偏爱诸子，博通小学，奠定书家的最佳基础。他的书法风格鲜明，气象万千，不论书写何种体势，都是笔触瘦劲灵秀，结体端庄典雅，章法流利豪放，动静内蕴，气势激荡。他书正、魏、隶、篆各体都能寓动于静，写行书、草书则寓静于动。总之，他的书法学古能化，笔法、结体、章法随时更新，成为历来少见的书迹。作为书法家，钱罕的一生是完美的一生，他卓越地具备书法家应有的种种能耐，创造性地发展了书法的传统优点，遗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瑰宝，给后人树立起一面书家的明镜。

【甬上画坛】

世事遗痕（水彩画）

林绍灵 绘

【乡土情怀】

# 桃之夭夭

戴勤锋

我家阳台下有棵桃树，说起来它与我还真有些缘分。7年前，就在离阳台五六米远的灌木丛里，长出了一棵纤细的桃苗，它在夹缝里艰难地生长着，渐渐地高出了那些矮小的灌木。几年后，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不经意间看到许多桃花在枝头上悄然绽放，那娇嫩的花瓣、绚丽的色彩，犹如少女脸上的一抹嫣红，如羞似嗔，让我看了心生欢喜。

小区的老花工倒不嫌弃这棵野树，等花落后就会仔细地修剪一番，以免它过于高大影响我家采光。从此每年三月，花期总是如约而至，成了我家阳台外一道美丽的风景。空闲之余，欣赏桃花确是件雅事，特别是在月色朦胧的春夜，疏影横斜，暗香浮动，使人顿时忘却了心头的烦恼。

记得儿时我也栽过一棵桃树。那时，老屋的葡萄架边有一块空地，我常常学着大人的样子，种几株南瓜或一些韭菜、葱头等。每天浇浇水，拔拔草，倒也有所收获。后来从野外拔来一棵小桃树种在那里，一心指望它也能像葡萄一样结出果来。几年过去了，桃子没结出一只，满树的桃花却开得美极了，常引来许多蜜蜂和蝴蝶。也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蜜蜂尾部有香甜的蜂蜜，于是和小伙伴们捉来几只，小心地拔去尾刺后就用舌头去舔。是否真的吃到过蜂蜜早已忘记，只记得隔壁“活狲精阿三”捉来蜜蜂，忘了拔刺就往嘴里凑，结果舌头肿得惨不忍睹，不仅喝了好几天薄粥，还被大人狠狠地骂了一顿。这棵桃树一直长到碗口粗，后因堂叔要在空地上盖婚房，只好将它锯掉了。

春天，正是桃花烂漫的时节，在我们浙江，就有许多欣赏桃花的地方。舟山的桃花岛不仅可观赏旖旎的山海风光，还可以在桃花林里重温金庸笔下的许多武侠故事。不过，与素有“水蜜桃之乡”的奉化相比，桃花岛还是逊色许多。在奉化，烟花三月时，“天下第一桃园”近万亩桃花一齐盛放，漫山野遍灿若云霞。等花期过后，那满地的落英恰似给大地铺上了一张巨大的红毯。“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不知多愁善感的林黛玉看到后，又会发出怎样的感叹了……

我国自古以来常把桃花形容为少女娇媚的容貌，并赋予它许多美好的意象，如代表爱情的桃花运、代表友情的桃园三结义，还有代表理想社会的桃花源等。而历代文人墨客对桃花更是不惜笔墨，如“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等等。在许多描写桃花的诗词中，我最爱唐寅的《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间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全诗画面清雅，风格秀逸，充分表现出诗人傲世不俗的个性和超然洒脱的人生态度。但这仅仅是桃花庵主理想中的桃花源罢了，事实上，“江南第一才子”唐寅的生活和仕途并不顺心，晚年由于多病，画卖不出去，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他曾在《除夕口占》一诗中写道：“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从中不难看出，他的生活已窘困至极。幸亏当时有一好友常来接济，并娶了唐寅惟一的女儿为儿媳，这竟然成了“解元郎”晚年最快乐的一件事情。透过美丽的桃花和华丽的文字，我们看到的是唐寅内心怀才不遇的苦痛，是那种落魄文人对理想生活的憧憬。

《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八字，就简洁明了地把桃花的姿态、色调、风韵写透了。俗话说得好，“花开花落年年有，人无两度再少年”，人的一生既有花开的绚烂，又有花谢的静美，好好珍惜眼前吧，这似水般的年华!

【雕刻时光】

# 雪夜悲歌 慨当以慷

## ——重读黑泽明之二

贺秋帆

给学生看黑泽明的《生之欲》，前面还有阵阵哄笑，到了后面，大家都没有了声音。看完，我讲到了“情怀”二字，讲到古希腊人说的，未经审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大家走时，脚步都有些沉重。

《生之欲》的故事，大致如下：机关里的市民科长渡边查出胃癌，生命尚余半年，不久他竟四方奔走，把东京一条老大难的“龙须沟”，整改成一个花园，开放前夜，他死在秋千架上，浑身都是雪花，医生说，他是死于心脏病。

渡边得悉病情之后，第一时间是去了声色场所，他要弥补过去自我贬抑的亏空，黑泽明是先把人打回原形，然后着手从他身上挖掘伟大的潜质，影片的力度于此呈现：在常人乐此不疲的消遣中，渡边得到的并非真正的满足，在卖笑女数钱的兴奋里，他只有更深的沮丧和寂寞，于是才转而追求另一面的满足，他试图从同事小田那里得到情感交流的满足，但那种关系令人别扭，于是他终于抽身而去，不再在一己的私欲里做文章，而是想到了要放大余生的价值，原来一个委琐不堪的老者要成为一个为民请命的勇士，也并非不可能。这剧情里，透着黑泽明的人生观——只要现在就做起来，生命之火就能不灭，甚至是永久放光。

渡边和小田最后一次约会是在一个豪华的酒店里，黑泽明在一个纵深的镜头里安排了一悲一喜两个群体，一个是近处占据主要地位的渡边和小田，另一个是远处背景，一群庆生的高中生正相互打闹，等待晚宴开始。渡边灰头土脸的走下楼梯，悲壮地打算去迎接最后的新生时，同条楼梯上，那个高中女寿星正姗姗来迟上得楼去，和他擦身而过，在渡边痛苦的表情里，画外是刺耳的大合唱“祝你生日快乐!”但这歌声，等于是给他的祝福和鼓励，去成就他破败人生的最后亮色!

其实，本片远不止讲述一个垂死者寻求生命意义的故事，它还用更多的笔墨，去描绘这个垂死者周遭的环境，以及与他的人生相映衬的另一些生命状态，于是显得厚实而深刻。渡边是个鳏夫，早先因为孩子而放弃了续弦，但如今父子隔膜也相当大。黑泽明用如下细节来表达父子关系：医院回来，父亲很想和儿子聊聊后事，但他在房间里枯坐良久，隔壁的两口子浑然不觉，还在讨论用父亲的退休金买房；父亲终于得到召唤，不料儿子只是请他把门栓插好——又一个关于距离的暗示；晚饭时间，儿子手里的报纸把父子再度隔离，以至于父亲最后终于丧失了把病情如实相告的机会，儿子一直到最后，都对父亲的死因一无所知。父子关系，也体现出黑泽明对于日本战后家庭格局的忧虑，这点上，跟小津如出一辙。

本片对于日本官僚作风有露骨的嘲弄，片头一群底层妇女去机关申诉，一个个窗口问过来，扯皮里得到的是一张张冷漠的脸，转了一圈，她们居然又回到了第一个窗口。而渡边先生的工作，竟然是30年如一日地不断过目文件，小心翼翼地敲章，偶尔掏出怀表看上一眼，“他30年没有请过一天假，不是因为他有多重要，而是因为他根本无关紧要。”黑泽明好像仍旧沉浸于《罗生门》的叙事谜局，于是也给本片安排了一个突然的转向：在渡边下定决心去办成一件实事之后，叙事时间直接跳到5个月后渡边的追思会场面，用众人的回忆，去填补5个月来关于渡边的叙述空白，同时也用对比，来呈现渡边和同僚们（清醒者和装睡者）的反差，渡边的遗像静静安放于一边，带着笑意注视着芸芸众生。

前来吊唁的副市长和渡边同僚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反差，对那个改建工程原来并不热心的副市长，后来出于竞选的考虑顺水推舟，他的到会，毋宁说是一种恩典，也是对工程果实的一种攫取。他打着官腔告退之后，渡边的同僚们很是慷慨激愤，痛陈官僚体制弊病，但是次日，当那位同样委琐的家伙坐上了渡边的位置以后，办公室的气氛却又恢复如常，于是，追思会上的渡边遗像，又带上了另一种意味，那是脱离了官僚体系的一个幽灵，对于宦海里沉浮的小吏的冷眼逼视。这就是影片的另一面，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生大梦的醒悟者的拯救故事，也是整个环境的一个讽刺故事，以及他对环境施加影响的一个后续故事。

追思会最后，是本地片警的一席回忆，他还带来了渡边的遗物，一顶崭新的象征新生的礼帽，献于灵前。据他描述，昨夜大雪中，渡边竟荡在秋千上，唱着多年前流行的《小船之歌》，如一个醉鬼一般的忘情，那首歌是歌唱少女应该抓紧恋爱，莫待无花空折枝，“看来他走得如此之幸福!”这使人想到渡边最后一段人生，曾经行走于黄昏的街市，突发如许感慨，“多么美的晚霞，30年来，我何曾去关注过它?”但是片尾却是，同僚中那个将崇敬深深藏起于心底的小科员，走在那条老路上，代老友再度欣赏着傍晚景色，然后无言地离去——这世界，其实还是老样子。

如果要说上世纪50年代初黑泽明电影的情怀，那就是相信并讴歌人的力量，这也是他对日本战后价值观重建的贡献所在。拓展开去，影片等于也暗含了这样一重反问：垂死之人尚且如此，况四肢健全之辈?在电影史上，黑泽明不愧为一尊神，张艺谋口口声声受黑泽明影响，现在看来，也不过是一句空头客套。